



贵州作家

王蒙题



第六辑
(2007年第2辑)

一撇一捺

肖江虹

小说二题

马学文

壁山故人

黄方能

虎年失踪

伍略

杜马斯然

梦亦非

GUI ZHOU ZUO JIA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貴州作家

2007年第2輯
(總第六輯)

王蒙題 

貴州文學院編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贵州作家·第六辑 / 贵州文学院编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-7-221-07788-2

I. 贵... II. 贵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贵州省—当代
IV. I218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1817 号

书 名 贵州作家·第六辑

著 者 贵州文学院编

责任编辑 杨民生

封面设计 孔海蓉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邮 编 550004

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16

印 张 13.125

字 数 38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1-07788-2/I·1591 定 价: 25.00 元

『2007贵州作家龙宫笔会』在安顺市龙宫风景名胜区分行

GU I ZHOU ZUO JIA LONG GONG BEI HUI



▲ 笔会会场 韦昌国 摄



▲ 会场一角 彭纯基 摄

4月26日至27日，由贵州文学院、《贵州作家》编辑部主办，安顺龙宫国家5A级风景区及西秀区文联共同承办的“2007贵州作家龙宫笔会”在安顺市龙宫风景名胜区分区举行。省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井绪东，省文化厅副厅长邓健，安顺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部长颜学丽，六盘水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袁仁庆，省作协副主席、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、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及活跃在贵州文坛的作家40余人参加了笔会。笔会期间，作家们进行了文学创作交流和改稿活动，还观看了龙宫下苑女子地戏表演。此次笔会为《贵州作家》准备了比较充足的稿源，并完成了与文学院签约作家们的签约协议。



▶ 参与人员参观地戏表演 彭纯基 摄



▲ 参会人员合影 彭纯基 摄

龙宫风景



龙宫水溶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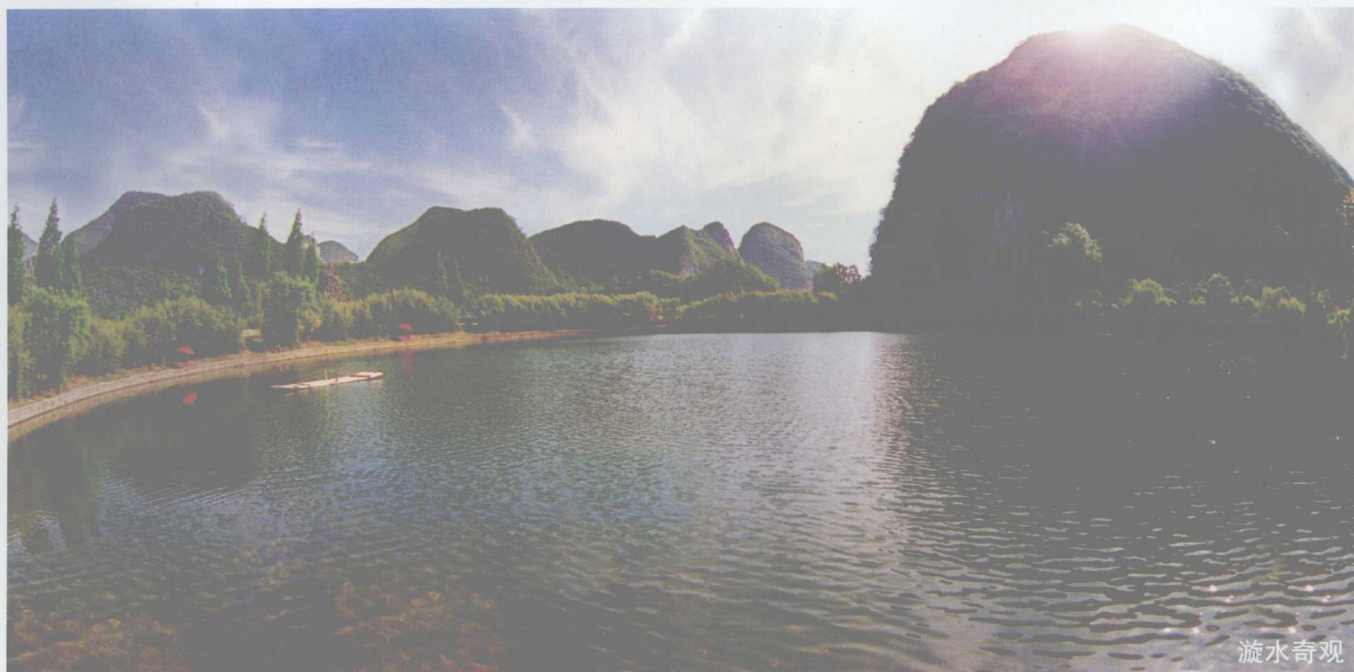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天然辐射剂量最低的地方——龙宫天池



龙门飞瀑



新图像龙宫



漩水奇观

前进中的松桃地税



▲ 坚强的领导集体

◀ 办税大厅

▼ 来之不易的荣誉



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自1994年9月组建以来，连续13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，平均每年增幅达20%以上，从最初的276万元到现在的5420万元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。



团结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地税局领导班子



民族干部是地税队伍的中坚



水晶阁风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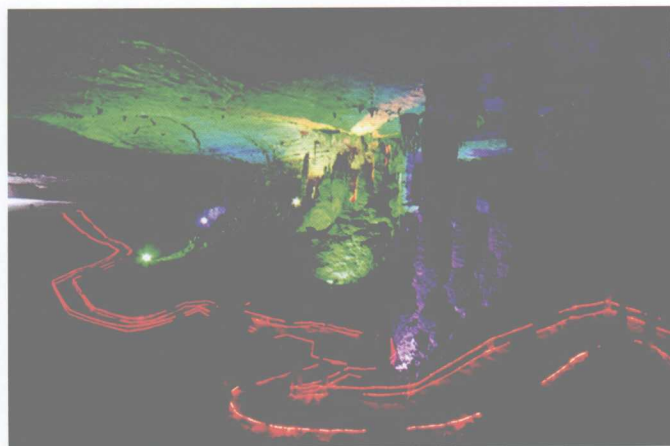
西部名城——铜仁市



武陵之巅梵净山 戴恒树 摄



西部名城 詹鹏飞 摄



国家级风景名胜九龙洞 毛之侠 摄



山水园林城市 毛之侠 摄

茅台新景



▲ 国酒文化城揽胜楼



► 国酒文化城元代馆

▼ 茅台集团公司办公大楼



贵州普定城关魅力夜郎散文大赛颁奖典礼 及首发式在普定举行



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井绪东在颁奖典礼上讲话



《贵州作家》主编苑坪玉在接受采访



▲ 文学讲座会场

► 会议代表合影留念



▲ 颁奖典礼现场

为推动普定乡土散文创作，开掘普定乡土文化资源，宣传、展示多彩普定城关的无限魅力，贵州省作家协会、贵州文学院主办，普定县城关镇、普定县文联承办了贵州普定（城关）“魅力夜郎”专题散文大赛。大赛选出10篇优秀作品、20篇入围作品结辑成散文集《魅力夜郎》穿洞故里篇。其首发式及颁奖典礼在普定县城西门广场隆重举行。该书从多角度反映了普定城关这方沃土上悠久的历史文化、丰富的人文景观、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，展示了多年来全镇人民共同努力的建设成果。



周筱書画
于二〇〇七年七月



苗族作家伍略，本名龙明伍，1936年生，卒于2006年，贵州凯里人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历任平塘县文化馆代馆长，贵州省文化局编审组组长，《民族文学》杂志编委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南风》杂志主编，第八、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伍略从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创作了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。其中中篇小说《绿色的箭囊》、《麻栗沟》、《石雕的故事》、《老人》、《雾》、《虎年失踪》分别获全国和贵州省创作奖，小说集《卡领传奇》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。

前言

《贵州作家》陆续出版后,逐渐成为贵州文学的一块重要的园地,应该说,由于它的办刊宗旨和风格,它向我们展现了贵州文学在新世纪初年的风貌。

文学是一片乡土的审美历史,是一个地域的心灵活动的历程。通过《贵州作家》的编辑,我们感受到了,在时代迅速而复杂的变幻之中,文学的星火依然在贵州各处顽强地闪烁;文学的表现和蕴藉,也是其他的载体所无法替代的。曾经有一位省外的同行对我们说,他看《贵州作家》,觉得其中生活的底蕴和地域的特点吸引着他,在林林总总的文学刊物中,《贵州作家》是独具特色的。这样的鼓励,能让我们以格外的角度来观照贵州文学。或许,当代的中国文学在时代的冲撞中,已有了太多的创新和突变,但文学作为人学,终归不能离开对人和人生的关注,而在我们贵州的土地上展开来的人生,因其地理环境、文化源流和经济地位,又是独有的;贵州的文学创作反映出的,正是这魅力独特的生活和文化的风貌。

自然,贵州文学在延续自身传统的同时,也期待更加契合时代的精彩手笔。

这一辑的中篇头条,我们推出了27岁的年轻作者肖江虹的中篇小说《一撇一捺》。这篇从自然来稿中读到的小说,令我们眼前一亮。作者行文老练而富于张力,文字功夫和文学感觉都跃然纸上,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贵州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势头。“一撇一捺”,自然是一个“人”字,小说切入的也正是关于人的命运的主题。作者以绵密生动的细节、紧凑而灵动的状写、对笔下生活深刻的把握和领悟,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底层小人物身上的悲喜剧,将关于命运的思考含藏在人物血肉丰满的喜怒哀乐之中。《野火》的作者李启发长期生活在乡村小学里,忙碌的他最先拿给我们的作品,是厚厚的一叠小小说,他解释说,自己难得有时间和心情写长篇的作品。但不久后就见到了他的《野火》,扎实的生活积累,朴素却浓郁的情感,使小说具备了充分的感染力。毛之侠的《情为何物》,则浓墨重彩地向我们讲述了世道沧桑中的人情冷暖,从容的叙事及对地方风情的细致描绘,为命运营造了深厚的人文氛围。

马学文的小说以笔力深刻、风格峻峭见长,本辑小说头条推出的他的《小说二题》,依然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清新之感。作家的视角从乡土转向了城镇的社会人生,在机智的叙事后面,透露出对人情人性的体察与关切。

黄方能的散文《壁山故人》,则是特定生活中的人物素描。作者的讲述是平实的、简洁的,于不动声色中见出了对命运和生命的洞察;或许作品中的大公、白志安、唐绍之诸人的命运轨迹,在我们的时代里已是斑驳的记忆,但它显现的生之艰难与苍凉,仍然被作者准确地传递给了我们。从本辑开始,我们将陆续刊登来自“贵州作家网”网上投稿中的精选的作品,雷霆的文化散文《寂寞沙滩》便是其中之一,这篇散文富于华彩与激情地透析了“沙滩文化”的源流与变迁,是关于贵州地域文化的一篇优秀作品。“旧作新读”栏目中,我们重刊了我省已故的著名作家伍略先生的代表作品《虎年失踪》。小说描写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,将风俗、文化和政治融会一体,以此作为对人类生活的一种观照。罗吉万的《他的灵魂仍在涿鹿大地行走》,则是对伍略先生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作家的真挚而恳切的述评。

本辑诗歌风格多元。梦亦非是贵州诗坛70后的代表诗人之一,而我省一批优秀的老诗人如吴若海、哑默和王付等也都实力不俗。此外还有一些新面孔,如80后的石子,70后的而戈和冉安定、雨桑等,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贵州诗歌创作的略影。

我们还新辟了“作家阅读”栏目,也期待作家们赐稿。

目录

前言

中篇小说

一撇一捺	肖江虹	1
野火	李启发	23
情为何物	毛之侠	50

短篇小说

小说二题	马学文	80
山原寓言	胡长斌	89
晚雨	张榆曼	98

散文

人世阡陌

壁山故人	黄方能	113
------	-----	-----

“贵州作家网”精选

寂寞沙滩	雷霖	120
------	----	-----

高原视野

回不去的舍曲	彭澎	128
有个地方叫安沙(两篇)	王华	132

普定县“魅力夜郎”散文大赛

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	丁杰	137
花灯风流	张麟	139
桃花红红笑春风	骆世明	142

旧作新读

他的灵魂仍在涿鹿大地行走	罗吉万	144
虎年失踪	伍略	147

诗 歌

杜马斯然(组诗) 梦亦非 169/ 我的 1985 (外一首)
石 子 173/ 一列火车(外三首) 而 戈 174/ 畅想永
恒(外二首) 吴若海 177/ 流 星(外一首) 哑 默
179/ 梦见红色(外一首) 王 付 180/ 推着躯壳走(外
一首) 冉安定 181/ 午后白描 彭天朗 182/ 比喻(外
三首) 雨 桑 183/ 黑色临界(外一首) 周兴国 184/
林茂前诗三首 / 林茂前 185

文学评论

独到的呈现 独特的表达

——读林茂前诗集《政要素描》有感 孔海蓉 187

小说是闪光的生活之书

——龚晓虹和他的小说印象 李钢音 188

对生活的别样思考

——评黔南布依族青年作家韦昌国的《另眼观潮》 卢有斌 192

作家阅读

死亡与复活的一种现代表现

——读马拉默德的 Dubin's Lives 杨民生 195

信息瞭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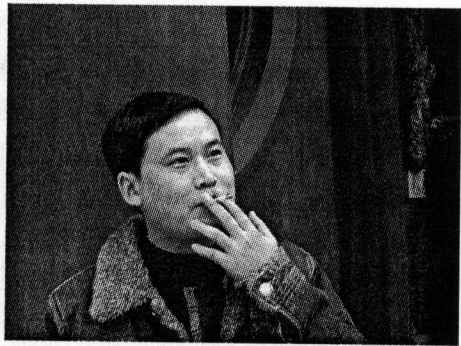
201

文 讯

203

一撇一捺

— 肖江虹



作者简介：肖江虹，男，1978年出生，贵州省修文县人。大学文化，1998年参加工作，教过书，当过公务员。2005年开始文学创作。《没有英雄的时代》是作者发表的第一个中篇。

吼了一夜的风。风是从山梁子上下来的，生猛地嘶叫着。房子上的茅草又被卷走了不少，麻子仰着头看见月亮在云层上奔跑，屋顶的洞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了，像点缀了几颗大麻子。

天刚麻麻亮，麻子就听见了鞭炮声，从声音的方位推断，应该是许尿壶的老娘落气了。老太婆两个月来没说过一句利索话，最近几天干脆就保持沉默了。全村人都在摩拳擦掌地等着她咽气呢，一来可以油几天肠子，二来图个热闹。鞭炮声像一剂强心针，把个村庄一下子注射得活蹦乱跳。太阳还没

有出来，村长许卫国家院子里就已经人头攒动了。

村长的组织能力那是响当当的，一个四百多人的村子他都理麻得顺顺溜溜，自己老娘的丧事还不是小菜一碟。许尿壶站在院子里喊：“帮忙弟兄，各行其事，孝子许卫国见礼了。”说完“扑通”跪倒在院子里。好几个老太婆当即就流了泪，人群也被跪得激昂起来。许村长平时连句软话都没有，今天居然“扑通”了，难怪大家要激动，要流泪。许卫国从地上爬起来，清了清嗓子，就开始安排事情，架势和召开村民大会时一样端得稳当。

麻子的工作叫“香灯师”。就是猪八戒出国回来后封的那个职位，叫做“净坛使者”的。叫法虽然不一样，其实是一个工种，都是打点法事过程中的各项事务，比如及时续上香蜡纸烛，打扫祭坛等等，事情琐碎，又缠人，还得熬夜。这个工作小青年一般是不干的，主要是不吉利，整天在个死人旁边晃来晃去的，心里头格应。虽然比起洗菜、挑水、和煤这些劳力活麻子的工种更像白领，但没有人羡慕他，暗地里还要恶心他，说：“香灯师，陪死尸，活人说话死人知，半夜起床遇见鬼，不死也要变白痴。”在他们眼里，香灯师就和挖煤炭的差不多，都属于高危职业。

麻子喜欢干这个。他喜欢看着被自己打点得亮堂堂、明晃晃的灵堂。香烟缭绕，烛光幽幽，燃烧得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受用。做法事的道士如果夸他两句，或是主人家过来问候一声，谭麻子的骨头

就酥了。

两天两夜没合眼了，麻子的精神还是好得很。夜晚的乡村很凉爽，白天的燥热都退去了，人就轻松起来。夜晚十分，帮忙的人大都散了，剩下几个干巴老者在灵堂前扯闲条，扯完闲条就唱孝歌，唱孝歌又称“散花”，唱词五花八门，有“张飞站在城墙上，擂鼓三声斩蔡阳……”，还有“唐三藏，去取经，一路同行四个人，前面走的是孙行者，后面走的是沙僧，背包老者猪八戒，白龙马上是唐僧……”唱完一段，负责敲鼓的就咚咚地敲两声，算是应和。麻子倒来一碗酒，喝了一口，递给旁边的人，旁边的人喝一口，又递给更旁边的人，这叫喝“转转酒”，轮流喝，就一个碗，喝到最后，碗口上的内容就丰富了，有唾沫，有辣椒皮，有肉筋筋，还有些分不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下半夜，灵堂里多了一个人，戴眼镜的，拱进来朝大家笑笑，露出白亮亮的牙。

这时许尿壶进来了，笑咪咪的，一点不像老娘刚蹬腿的样子。边笑边说：“陈干部，里面闷得慌呢！”

眼镜摇了摇头，说我听呢，好听呢。

“市头下来的陈干部，你们几个继续唱，唱点好听的，不要让人家看扁了。”许尿壶说完就退出去了。

眼镜拿眼睛看着几个民间说唱的，几个民间说唱的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开腔。刚才的自在都不见了。

“拿点本事出来，胆子钻狗屁眼了？”麻子的酒劲先发作，胆子也大了。

“来一口？”麻子把碗递给眼镜。

眼镜摇头。

“我唱一个。”麻子说。

来散花者，编有奇妙花文，听我说则“张岳战”追悼亡人：话说张飞黑煞像，桃园结义真猛将，当阳桥上一断喝，任你曹兵多猖狂；岳飞也是一好汉，又擅带兵又善战，一日路途遇张飞，二话不说就开战；说的是实话，绝对不是吹，张飞杀岳飞，杀得满天飞。花开花谢，花有来春，更有奇妙花文，请师赞说。

“要得麻子，你狗日的书没读过，扯起经来还一套一套的呢！”一个老者对麻子大加赞扬，顺手把酒递给麻子，有点给偶像敬酒的意思。

“张飞是三国时期的，岳飞是宋朝的，相隔几个朝代，干不了仗呢。”眼镜扶了扶鼻梁上的两个框框说。

“狗日的麻子，经扯歪了，扯出纰漏了！”刚才还对麻子无限敬仰的老者义无反顾地倒了戈。

“人家一肚子的学问，哪像你一肚子大粪。”另一个老者落井下石。

眼镜嘿嘿地笑了，很有风度地笑了。

麻子连灌了三大口烧酒，眼镜的笑让他很不自在。那不是一般的笑，不是看你裤裆有个破洞就嘿嘿的那种笑，也不是看你在泥地里跌个狗吃屎幸灾乐祸的那种笑，这种笑麻子说不清楚，反正笑里头有刺，扎得你毛焦火辣的，不舒服。麻子一直认为张飞和岳飞是铁定干过仗的。小时候他听他爹唱过，每次和别的女人滚舒服了回来他爹就唱，唱到兴奋的时候还拿嘴当鼓敲：话说张飞黑煞像，桃园结义真猛将，当阳桥上一断喝，任你曹兵多猖狂，咚咚……咚咚……叮咚……叮咚……张飞杀岳飞，杀得满天飞……叮咚……叮咚……但麻子不敢相信眼镜的话，论文化，他爹算个屁，人家学问都在那个眼镜里了，那玩意最有说服力。麻子就暗暗骂他爹乱尿唱。最后又想这姓张的和姓岳的为啥子隔得他娘的那样远，害得他丢人。

麻子还有一段看家的，叫“薛刚反唐”。但麻子不敢唱了，他怕薛刚这厮万一又是宋朝人就反不了唐了。他就喝酒，喝完了就翻着白眼看其他几个老者唱。一直到月亮下去了几个老者兴致还高得不行，几段唱词翻来覆去地编，烧酒转来转去地喝。乡村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无聊了点，年轻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刨，等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时候，惟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家里等死了。等死也不是容易的事，漫长而枯燥，除了吃和拉，剩下的就是睡。偶尔遇上有人归西，那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，聚在一起唱唱歌喝喝酒扯扯牛皮就是莫大的满足了。所以他们格外珍惜，不轻易浪费一分一秒。还恨不得死者亲属把道场开它十天半个月的。

眼镜终于打着哈欠走了。麻子早就希望这个城里来的搅屎棍赶快走。眼镜一走，麻子又变得活跃起来，扯着嗓子吼了他压箱底的《薛刚反唐》，效果没有麻子想象的那样火爆，几个老者只顾喝酒，对麻子的演唱反应十分冷淡，连应和的鼓声都有气无力的，摆明了在敷衍。麻子顿时无趣极了，眼前又浮现出眼镜不怀好意的笑脸来，麻子就想拿个钉锤把那两个反光的眼镜片给他妈的敲个稀烂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有两个老者终于蔫败了，像晒得倒了苗的庄稼，脑壳软耷耷的，歪着扯扑鼾，口水像麻线一样往下淌。终于散伙了，几截糟了心的老树桩子头昏眼花，步履蹒跚地各自回家补瞌睡去了。最后灵堂只剩下了两个人，一个躺着的，一个站着的。麻子往尿壶老娘的过桥灯里续了一点清油，搬个凳子坐在老太婆旁边发呆，老太婆的面容很安详，嘴角还有一撇笑，无牵无挂的。

麻子直了一下腰，酸酸的痛。看来真的老了，最近这种感觉是越来越强烈了，一双腿像靠在墙边的锄把，越来越僵硬。爬个坡过个坎的就喘气，不吭哧吭哧的喘上一顿饭的功夫不算完。胸膛里像塞了一把干草，进气出气都不通畅了，人一老气就短了。自己离躺在门板上的日子看来是不远了，还不一定能躺上门板哪！你老太婆倒好，有个村长儿，我谭胜利哪个管你？哪天一口气不上来，水沟边、路坎脚一倒，就到头了，门板是睡不上了，棺材更不消说，遇上个好心的挖个浅坑坑把你往里一撂，复几把土一掩，就算有造化了。

老太婆旁边那口大梓木棺材更让麻子眼馋，还生出一些嫉妒来。过桥灯忽闪忽闪的，油又快干了，要知道这灯是万万不能熄灭的，死人在那边赶夜路还得靠它呢！麻子没有马上给灯续油的打算。你老太婆凭啥子死得这样轰轰烈烈？凭啥子死得这样阳光明媚？在那头摸点黑栽两个狗吃屎是应该的。老太婆什么都占齐了让麻子心里堵得慌呢！灯芯噼啪一声，炸开一团耀眼的火光，老太婆发火了，麻子慌忙把油倒进灯碗，连骂自己不是东西，还给老太婆道了歉。油一续上，干枯的灯芯忽闪了两下，又中规中矩地燃烧起来。

明天老太婆就要上山了，麻子开始紧张。屋檐脚两个收礼的在打哈欠，该收的都收了，生意也冷清。麻子手里捏着二十块钱，都快挤出水来了。他远远地看着收礼的，咬着牙，狠了狠心，走到收礼的桌子边。看见生意来了，两个人就活跃起来：“麻子，送好多？”一个拿起笔就武断地准备挂名字。“哦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”说完麻子就跑开了。在灵堂转了一圈，麻子就骂自己：谭胜利啊谭胜利，你还是个人不？人家许尿壶是咋对你的？帮你争取来低保，好歹养活了 you 一条狗命，你倒好，人家老娘蹬腿了，该你报答了，你狗日的就软了，连个意思也不表达，他许尿壶还不如给条狗争取个低保呢！不就是二十块钱吗？不就是十天的生活吗？逛勤点，脸皮厚点，把别人吃饭的时间掌握准点，十天还不是放个屁的功夫就过去了。你狗日的不是人啊！再说如果真的到头了，许尿壶不出来打个招呼，你就是死在路边烂掉了也不会有人看你一眼。

痛快地批评了自己，麻子就直着腰杆把二十块钱放到收礼的桌子上，看着收礼的写完，麻子就问：“写的啥？”

“谭麻子啊！”

“谭胜利！”

“一样的。”

“一样个球，写谭胜利。”

二

许卫国老娘入土后，麻子的工作就自然结束了。人又变得百无聊赖起来，看见别人在庄稼地里忙活，麻子眼馋得要命。麻子本来是有地的，还是好地，肥地，随便洒把种子就能抱回大棒子苞谷的老黑土，不像那些干巴瘦土大粪肥料的惯着。后来村里修小学全占了。开始麻子不同意，说你们占了土地我吃个屎啊？许卫国就给他做工作。说这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的公德事，是牺牲你一个，幸福几辈子的大好事。又说你谭麻子吃不识字的亏吃得还少啊！去镇上连他娘的男女茅坑都分不清，丢脸啊！你丢脸难道还要娃娃些跟着你丢脸啊？再说还给你补偿呢，一万两千八百零四块呢，你狗日

的怕是死了都挣不回这样多的票子。

抱回一摞票子，麻子就算和他的土地彻底断绝关系了。麻子是个心细人，小心翼翼地把抱回来的票子扎好，考察了好几个地方，最后把钱埋在装糠的箩兜里。一个月后，箩兜还在，钱没了。也报案了，派出所的也查了，连个钱角角都没查到。麻子就生出了死的心来，上了两次吊都没有成功，把脑袋放进圆圈的时候他就怕了。死吧，心虚！活吧，地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拿个屁来活！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过了半年，许卫国就给他弄来了一个低保的指标，才算是有点活着的由头。后来村里的老人说了，谭麻子天生贱命，钱太多了，他八字扛不住，丢是早晚的事情。

除了吃低保，麻子还吃村里的鸡。麻子吃鸡的范围大，种类多，只要是在野地里闲逛的鸡麻子都吃。鸡这畜生个子小，提起来轻轻一扭脖子，往苞谷地里一窜，就稳靠了。这个活费不了多大劲，以麻子目前的体力和精力还是能胜任的。要换成去扛人家猪恐怕就难了点，虽然麻子更喜欢猪肉的味道。

苞谷已经挂红帽了，像女人见红，说明快成熟了。麻子的眼睛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，人在地里忙着，累着，但那是踏实的，这种感觉麻子很怀念。力气足的时候还常常有人来请麻子去翻个地，插个秧什么的，每天能吃两顿饱饭。现在老了，没人请了。劳作、丰收这些词都和麻子无关了。此刻，他的土地上禾苗是没有了，换成了一百多个读书写字的嫩肉坨坨。

今天麻子起得比太阳还早。往屋顶的几个窟窿添了两把草，就往欧木匠的棺材铺去了。

欧木匠的棺材铺在村东头，老字号了，十里八乡的死人最后那个不足两个平方的新家都出自他的手。麻子远远的就听见了欧木匠拉锯条的声音。推开院门，欧木匠正光着膀子在热火朝天地鼓捣着一扇棺材盖子。看见麻子进来，欧木匠停下了手里的活路。

“麻子啊！过来坐。”

“忙着呢！”

“老王村黄支书老爷子的，好料子啊！核桃木，

硬实着呢！劈得老子手酸。”欧木匠递过来一支烟，麻子摆摆手。

“大家伙啊！好多票子？”

“一千三，运费算我的，除掉材料钱和劳力钱，搞头不大。”

“有没有差一点的？”麻子问。

“差一点的就是杉木了，八百上下。”

“更便宜一点的呢！”

“椿木，最少也要六百。”

“杂木呢？”

“现在基本没有要杂木的了，埋个死狗都嫌寒碜。”

“如果做，好多钱？”

“麻子，不是你想要吧？你狗日的还硬实得很嘛！咋个就想朝棺材头钻喽！”欧木匠喷出一口烟说。

“人咋个说得清楚，阎王要你三更死，你就休想到五更。黑白无常一惦记上你，你就是硬实得像核桃木，一样蹬腿。”麻子说。

“你的情况我晓得。麻子，如果真心要，杂木的，算你三百。”

“少点！”

“不能再少了，我还会在你谭麻子身上剥油？剥你油我还怕遭雷打呢！要赚你一分钱，我是万众人日的。”欧木匠吼。

麻子没有说话，欧木匠的真诚倒显出了他麻子的不地道。他算了算，三百块钱是自己三个月的生活费，每个月节约五十块，得半年的功夫。

“整。”麻子咬着牙说。

“好勒！不过麻子，既然是桩买卖，你还是要表示一下。”

“表示哪样？”

“先交点定钱。”

“要好多？”

“你随便给，反正是个意思。”

麻子就开始在口袋里探索，探索结果不容乐观，四个口袋都里朝天了，才摸出一张通用货币。

“就这五块钱了。”

“麻子，整口棺材交五块钱定金，你狗日的也算